

# 想念父亲时,就对着天空大喊

## 那位与火车赛跑的英雄,您的女儿也会成为一名警察

(上接1版)

“你真有眼光,选了个英雄”

汤国华高中毕业时成绩不错,老师和同学都劝他选择重点院校,他却义无反顾地选择了浙江公安高等专科学校。父母也不理解,一向孝顺的汤国华却坚持:“警察是我梦寐以求的职业,将来,我要让你们为我这个警察儿子而自豪。”

毕业后,汤国华被分配到刚刚组建的巡特警大队,成为龙游公安第一代巡特警。柴艳芬上班的信用社,就在汤国华巡逻的辖区,两人相识相恋。那时候,汤国华的同事打趣她:“你真有眼光,选了个英雄!”柴艳芬一直以为,这只是句玩笑话。后来她才知道,有一回巡逻时,5楼一户人家突发大火,里面还困着一对老夫妻,汤国华二话不说,徒手攀爬上了5楼,

冲进火场,不仅救出了老人,还抱出了煤气瓶。

得知此事后,柴艳芬隐隐心惊,汤国华干起工作来真是不要命啊!不出她所料,这样的事情,婚后也不断出现。

2003年1月28日,汤国华回家时,拎着一个大袋子。柴艳芬打开一看,里面的衣服都被泥浆包裹住了。她费了很多力气,也没能把衣服洗干净。汤国华没有多说什么,柴艳芬也只是叮嘱“你自己小心点”。可这句叮嘱说完没几天,汤国华就牺牲了。柴艳芬也是后来才知道,那件泥泞衣服的故事——

汤国华追查了3年的一起特大系列性盗窃案,30余名犯罪嫌疑人中的最后一个

漏网之鱼老朱出现了,那天下着雨加雪,气温零下3度,汤国华和同事追着老朱,跳进了冰冷鱼塘中,踏着齐腰深的淤泥,终于抓住了对方。

当汤国华和同事光着脚丫、满身泥泞地押着朱某返回龙游,已是晚上7点多。刑侦大队的技术员小倪为4位泥人般的战友,拍下了一张珍贵的合影。而这,也成了汤国华生前最后一张留影。

每每看到这张照片,柴艳芬总是忍不住想,怎么才能把汤国华“留在身边”?也许,就是把“警服”穿在自己身上。2006年,柴艳芬如愿成为一名警察,自进公安队伍后,她一直告诉自己,“要好好干,不能给国华丢脸!”



4个人从泥塘里出来后拍的照片(右一为汤国华)

“我的爸爸是英雄,是公安的骄傲”



汤国华抱着女儿

汤国华牺牲时,小淑琦才18个月,刚学会叫爸爸,还不懂事,常常骑着童车,打着铃铛,笑得咯咯响。而这种简单的快乐,在她念书之后,开始渐渐变了。

上幼儿园后,小淑琦看到别人有爸爸接送,就问外婆“为什么爸爸不来接我?”外婆忍着眼泪,把她带到操场,告诉她,爸爸在天上看着她,如果想爸爸了,就对着天空大喊。小淑琦懵懵懂懂,还以为爸爸是飞行员,“直到某一天,突然意识到,我爸爸永远回不来了”。

后来,小淑琦总要妈妈和外婆讲爸爸

的故事给她听,有时她拿出和爸爸的合影和有限的几盒录像带一遍遍地看,爸爸抱着她、爸爸教她走路、学说话……到了小学,有一回,小淑琦哭哭啼啼地回家,说同学问她爸爸呢?她回答不出来。柴艳芬抱着女儿小小的身体,“你不是没有爸爸,你可以骄傲地告诉同学:我的爸爸是英雄,是公安的骄傲!”

小淑琦就在这样的信念下,一点点长大。每当拿着成绩单,母女俩都会去汤国华的墓上“念”一番,柴艳芬常常跟小淑琦说,你的成绩可都是要向爸爸汇报的,如果你考得好,他会很开心……

柴艳芬虽然心里期待,但从未强求女儿一定要成为一名警察。直到淑琦上了高中,有一天突然问她,如果考警校,要选哪几科?“我那时候才知道,原来女儿早就有了选择。”

汤国华留下的东西并不多,除了一辆

童车、一把吉他,便是2顶警帽、几套警服,还有一书柜的公安专业书籍。如今,淑琦已经穿起了父亲当年留下的多功能警服,翻阅起了父亲的专业书,偶尔还会抱着父亲的吉他,弹上几首思念的歌……

2019年,汤淑琦考上了浙江警察学



汤淑琦在警校过18周岁生日



柴艳芬也穿上了警服

# 从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吹来的基层民主风

新华社 许舜达 朱涵

“七八十岁的老人也好,怀着小孩的孕妇也好,有了电梯,上楼再也不用发愁了。”62岁的徐云,家住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金狮苑小区24幢。去年,徐云的家门口加装了一部电梯,腿脚不太灵活的徐云再也不担心爬上爬下了。

徐云居住的单元楼房龄10多年,最高有6层,一幢楼一共住着10户居民,有两个商铺,已经退休、年纪较大的居民占了一半以上。由于过去一直没有电梯,一些居民上下楼有诸多不便,便萌发了加装电梯的想法。

“加装电梯要建在两幢楼居民共用车库的上方,这意味着加梯工作不仅要征得本楼10户居民同意,还要取得两幢楼一共20户居民的理解。”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党委书记兼居委会主任邹紫娟说。

这件事并没有难倒上羊市街的居民们。70年前,新中国的第一个居委会就诞生在上羊市街。从那时起,实践“人民民主管理城市”理念的居委会制度取代了“保甲制度”。70年来,当地在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不断探索创新,不仅实现了“居民自我管理自己”,也让社区这个大家庭更幸福、更和谐。

在加装电梯项目上,居民们自发成立了管理小组,自己选了出纳,又选了会计,实行专人负责。为了实现“制度化”,居民们还制定了加装电梯的实施方案和管理条例,弄得“有模有样”。

为了方便,居民们有时候就抽空聚在自己家门口、地下车库商讨讨论,前前后后协商会开了不下10次,与电梯设计安装公司对接五六次,不断修改方案,解决技术上难题,满足居民们的诉求。最后,居民们齐心协力,装上了一部放心满意的电梯。

## 居民自己商量着干

“‘居民自己的事情自己商量着干。’70年前,正是这句话催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。”邹紫娟说。

在元宝街、胡雪岩故居等历史古迹“簇拥”中的上羊市街社区,有一座黄包车夫的铜像,纪念的正是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主任——陈福林。

1949年10月23日,杭州上城区上羊市街的居民代表用画圈投票的方式,选举产生了新中国第一个居民委员会的委员。代表着上羊市街的2000多位居民,经过出席选举会的200余名代表的投票选举,人力车夫出身、热心为邻居办事的陈福林以

220多票当选为第一任居委会主任,毕业于上海法政学校的陈道彰以208票当选为副主任。

“陈福林当选时曾说过一句话,‘我当过黄包车夫、捡过煤渣,只有在新中国,我们这样的人才有出头之日。’”邹紫娟说。

居委会其他7名委员有木匠、女工、中学女教师、银行经理和茶店老板,基本包含了当时的各个阶层。而27枚象征旧社会“保甲制度”的印章也被当场销毁,中国基层民主自治之风从此“刮起”。

据记载,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,居民委员会制度普及到了中国所有的城市,大部分地方都陆续开展了居委会换届选举工作。选举基本上采用由居民代表投票、上级部门批准的模式。

20世纪90年代末,部分省市区启动了城市社区居委会由全体选民直接选举的试点。1998年,山东省青岛市四方区尝试由全体居民直接选举社区居委会,社区重大事项由居民代表讨论通过或进行评议。此后,北京、长沙、天津等许多大中城市的一些社区开始采用直选方式选举居委会干部。

## 社区就是个大家庭

仅仅几十年光景,中国的人民群众从

数千年来的仰人鼻息“治于人”,转变为能够自己做主,成为基层民主的实践者,真正实现了“人民当家做主”。

如今,在新中国第一个居委会诞生地杭州市上羊市街社区,道路提升修复、农贸市场改建等与老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当中,无不有社区居民主动参与其中的身影、积极协商讨论的声音。

杭州市上城区上羊市街社区居委会副主任秦婷介绍,近年来,社区还逐渐总结出了社区协商“六步工作法”,即“民事民提、民事民议、民事民决、民事民筹、民事民办、民事民评”,倡导社区的事“大家议、大家管、大家办”,充分体现“居民当家做主”的自治法则。

今年71岁的王永照是金狮苑小区邻里值班室的一名值班员,他所在的邻里值班室以300户为基数,由居民小组长、退休人员自管组长、热心居民代表、党员及志愿者等组成,平时开展小区楼道内日常的自治管理。此外,热心的王永照还有“停车督导”“平安志愿者”“普法宣传员”等多个身份。

“可以说,社区就是居民们的一个大家庭,我们自己的事自己提,有商有量一起办,我作为社区的一分子特别有归属感和成就感。”王永照说。